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七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張俊

從子

劉光世

王淵

曲端

成閔

楊存中

張俊字伯英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年十六  
爲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指揮使宣和  
初從攻夏人仁多泉平鄆州河朔山東羣寇遷至武德  
郎靖康元年以守東明縣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  
俊從种師中往援屯榆次師中戰死俊率所部突圍而  
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州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

京俊勒兵從梁揚祖勤王高宗時爲兵馬大元帥見俊  
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  
積遷拱衛大夫旣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人心皇皇俊懇  
辭勸進且白耿南仲奏之表三上乃發濟州俊扈行至  
應天府卽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爲御營前軍統制又除  
帶御器械時江淮羣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趙萬郭  
青子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落階  
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進武  
寧軍承宣使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兵吳江  
縣傅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

赴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僞拒不受卽引所部八  
千人至平江張浚語俊以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  
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泣曰  
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  
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  
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于內殿帝嘉勞久之拜鎮  
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尋爲浙東制置使金人  
分兵深入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兀术攻臨安帝  
御樓船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  
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扞敵兵

一戰成功當封王爵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戰  
兵少却其將党用丘橫死之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  
統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力戰殿帥李質以  
班直來助守臣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四年正  
旦忽西風起金人乘之復攻明州俊遣兵掩擊殺傷大  
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去會江浙盜起授  
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六月改御前五軍爲神  
武軍俊卽本軍爲神武右軍都統制除檢校少保定江  
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紹  
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

用據襄漢李成尤悍彊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  
有席卷東南意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遂改  
江淮路招討使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  
聞命就道急趨豫章岳飛爲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  
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  
俊用沂中計夾擊敗之復筠州臨江軍乘勝追至江州  
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爲張鐵山復江州已而旁州羣  
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  
賊衆數萬俱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  
悉平拜太尉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以俊爲

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既而改淮西宣撫使瀕江相拒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顏潛渡至六合出其背敵將引去俊繼遣王進薄諸淮大敗之獲其二酋以獻六年改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劉麟兵十萬犯濠壽詔併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遣存中與張宗顏王瑋田師中等自定遠軍次越家坊遇劉猷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猷大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猷僅以身免拜少保加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七年改淮南西路安撫使置司盱眙俊與韓世忠入見議移屯乃命俊

屯廬州八年金人請寢兵許之賜俊安民靖難勳臣拜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圍順昌府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金人分道來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十年鄺瓊在亳州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復亳州進少師封濟國公十一年二月兀朮入合肥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屢敗之敵斷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衆涉岸追擊王德與楊存中劉錡會兵敗金人于柘臯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

從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衆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亦俊力也加太傅封廣國公尋進益國公十二年殿中侍御史江邈論之罷爲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初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故檜使邈攻之尋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十六年改鎮靜江寧武靜海軍二十一年拜太師以其姪子蓋爲節度使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竝爲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俊與錡有隙獨以楊沂中爲腹心故有濠梁之敗岳飛冤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帝於

諸將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絕口自淮西入見則教其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戒以母與民爭利毋與土木年六十九卒帝臨奠哭之慟追封循王

子蓋字德高父宏應募從俊軍戰死子蓋初從韓世忠累功遷武功郎紹興中從俊擊劉猷敗兀朮歷遷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帝幸俊第授子蓋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以子蓋爲鎮江府都統往援之卽日渡江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率精銳數千騎擊之賊大敗圍遂

解退屯泗州孝宗卽位以疾還鎮江授檢校少保淮東  
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謚恭壯子蓋藕塘柘  
臯雖多奏功未能出諸將右惟海州一捷可稱云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以蔭歷威武奉寧  
軍承宣使充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年擢侍衛  
馬軍都虞候濟州謁康王命爲五軍都提舉王卽位命  
爲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  
李昱遷奉國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  
爲軍江寧府制置使討張遇破之以功加檢校少保命  
討李成光世以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

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  
併兵圍之德漬圍拔光世以出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  
與之士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校  
少傅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傅劉正彥爲亂  
素憚光世遷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張浚在平江馳  
書諭以勤王光世不從呂頤浩遣使至鎮江說之乃引  
兵會于丹陽兵進光世以選卒爲游擊仍分軍殿後遇  
苗翊馬柔吉軍于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  
尉御營副使遣王德追傅至崇安縣盡降其衆傅僅以  
身免逆將范瓊被執張浚使光世撫定其衆又招賊靳

賽降之命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  
節制隆祐太后在南昌議者謂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  
二百里可至命光世移屯江州爲屏蔽光世旣至日置  
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  
遂遁馮楸貽書光世言賊深入最兵家之忌伏兵掩之  
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酈瓊圍固始縣光世遣人  
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于信州充御前巡衛  
軍都統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  
言安撫控制一路若但守鎮江則他郡有警不可離任  
望別除守臣光世專充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

人必過江故預擇便地帝覺之止許增辟通判言者論  
其擇便求佚中外所憤帝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以遣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許時金兵留  
淮東光世頗畏其鋒楚州被圍已百日帝手札趣援者  
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酈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  
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紹興元年金人渡  
淮真揚州皆闕守命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置司  
揚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張俊討李成又命光世分兵擣  
巢穴光世以江北盜未平爲辭命兼淮南宣撫使領真  
揚通承楚州漣水軍郭仲威謀據河南通劉豫光世遣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三  
王德擒之并其衆光世以枯稭生穗爲瑞聞于朝帝曰  
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  
此外不足信淮北人多歸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  
以安輯之光世因招降羣盜明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  
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入朝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  
仍領浙西爲根本計右司諫方孟卿劾之乞召宰執與  
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爲辭光世之來以繒帛方  
物爲獻帝命分賜六宮中丞沈與求以爲不可命還之  
呂頤浩與光世有故怨頤浩出視師奏光世兵穴糧乏  
月費二千萬緡乞差官考覈帝方倚其成功詔兩漕臣

措置鎮江酒稅務助其軍費仍省上供織造七百萬緡  
益之加寧武寧國軍節度使給事中程瑀言光世兵未  
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  
泆之間以備退保詔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三年命  
光世與韓世忠易鎮同召赴闕授檢校太傅江東宣撫  
使世忠旣至鎮江城下姦人入城焚府庫光世擒之皆  
云世忠所遣世忠屯登雲門光世引兵出懼其扼已改  
途趨白鷺店世忠遣兵襲其後光世以聞帝遣使和解  
仍書賈復寇恂傳賜之命爲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  
州金人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

隙帝遣侍御史魏珣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始移軍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光世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營私而止又請竝封其三妾爲孺人南渡後諸將封妾自此始加保靜軍節度使遂領三鎮張浚撫淮上諸屯劉豫挾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與韓世忠張俊鼎立楊沂中將精卒爲後距光世奏廬難守密干趙鼎欲還太平州浚命呂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廬州退浚遣人厲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駐兵與沂中相應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

不可爲大將請罷之帝命與趙鼎議鼎曰光世將官子孫將卒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遷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右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斥光世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九年用講和恩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十年金人圍順昌拜太保爲三京招撫處置使援劉錡光世請李顯忠爲前軍都統又請王德自隸德不願受其節制顯忠行至宿泗軍多潰進至和州秦檜主罷兵召還光世入見爲萬壽觀使改封楊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一  
公卒年五十四贈太師謚武僖孝宗追封安成郡王寧  
宗追封鄜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  
法不肯爲國任事逋寇自資見詆公論嘗入對言願竭  
力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  
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與時浮沈不  
爲秦檜所忌故寵榮終其身云

王淵字幾道環州人善騎射應募累功遷拱衛大夫寧  
州觀察使靖康元年爲真定府總管就遷都統制吳湛  
據趙州叛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從宣撫使范訥勤王  
爲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府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

濟州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淵至以朝服見邦昌納  
謁曰叅冢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  
宣教康王卽皇帝位淵與楊惟忠韓世忠以河北兵劉  
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羣盜兵皆在  
行朝不相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爲都統制扈從累月  
不釋甲帝如揚州連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進保  
大軍承宣使時羣盜蜂起以淵爲制置使提兵四出所  
向皆捷遷嚮德軍節度使建炎三年金人攻揚州帝倉  
卒渡江劉光世見帝泣告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  
決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二千餘騎皆不能濟淵忿其

言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中書侍郎朱勝非馳見淵督之乃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淵失諸將心帝欲如鎮江以援江北羣臣亦固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尋自平江赴行在拜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諸將籍籍帝聞之乃寢其命先是統制官苗傅以淵驟用頗缺望劉正彥亦以招巨寇賞薄怨淵而內侍康履頗用事及淵入樞府傅正彥以其由宦官薦愈不平俟淵入朝伏兵殺之併殺康履淵時年五十三淵爲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祿足代耕若事維刀曷若爲

言商大賈邪帝嘗遣中使問疾還言帷幔茵褥皆不具帝輟所御紫茸茵以賜然其平羣盜多殺降與康履深交故及於禍累贈少保錄其子孫孝宗賜諡襄愍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三班借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略歷權涇原路第三將夏人入寇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遣中庠駐兵栢林堡爲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人再入寇西安懷德相繼陷沒鎮戎當敵要衝無守將經略使席貢疾栢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兼經略司統制官建炎二年婁宿入長安鳳翔關隴大震游騎入涇原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一  
端遣副將吳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六月以王庶爲  
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  
充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頗不協金人謀知併  
兵攻廊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其  
進又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  
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延安已陷庶無所  
歸以軍付王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  
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聲色俱厲問庶  
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庶曰  
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

一見聽何也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欲即軍中殺庶  
奪其兵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謝亮請誅庶亮曰人  
臣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爲則自爲端意阻復歸軍明  
日庶見端爲言已自劾待罪端拘縻其官屬奪其節制  
使印庶乃得去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  
安撫使時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  
權廊延經略司公事自謝亮歸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  
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反  
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陝入辨以百口明端不反  
浚自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制築壇拜端爲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處置使  
司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浚雖欲  
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以招填禁軍爲名詣渭州察  
之彬見端問曰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  
不難萬一黏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謂宜審主客俟  
時而動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  
說四年春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  
將屯宜祿玠先勝旣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  
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爲援端謂玠前軍已敗  
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兀朮窺江

淮浚議出師以撓其勢端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  
端旣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  
責海州團練使萬安州安置是年浚爲富平之役欲慰  
人望敘端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初敘正任榮州刺  
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徙閬州於是浚自興州移司閬州  
欲復用端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  
庶又從而間之浚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  
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  
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入  
骨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三  
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  
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燬之以火  
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陝西士  
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  
復端宣州觀察使謚壯愍端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  
可量然剛愎恃才凌物故及於禍云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應募捍金兵高宗南渡韓  
世忠追苗傅及龔元朮討范汝爲閔皆在戎行積功至  
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母憂  
詔起復金主亮將敗盟命閔提禁旅鎮武昌進屯應城

未幾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復兼京西河  
北招討使俄詔回援淮西閔喜得歸冒雨兼程趨建康  
士卒多死又匿朝廷犒物有怨詈者閔斬之除淮東制  
置使亮死閔引兵渡江趨揚州及敵自盱眙渡淮北去  
閔列兵南岸軍士喏聲相聞敵笑曰寄聲成太尉有勤  
護送閔至泗州奏巴克復淮東尋入朝凡侍從卿監閣  
門內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猶超拜太尉主管  
殿前司公事御史又劾之罷太尉婺州居住奪慶遠節  
乾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復節都統鎮江諸軍後請祠  
致仕治園第于平江年八十一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人祖宗閔末興軍路總管與唐重同守末與金人陷城迎戰死之父震先死難在忠義傳存中魁梧沈鷲少警敏學孫吳法善騎射宣和末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後隸張俊部曲高宗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大破之復任城遷閣門祇候建炎二年破賊徐明于嘉興苗劉之變從張俊赴難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死戰破

之積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連敗之追至九江成遂遁去遷宣州觀察使二年進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明年又討平妖賊繆羅于嚴州遷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先是張俊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爲用世忠圍淮陽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爲助俊拒之趙鼎語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密盍令存中助之於是浚請存中於朝旣被命以八隊萬人趨督府助世忠其多與劉猷戰于藕塘大破之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以數騎遁



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皆拔砦遁去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十一年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于淮西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卒戍淮與金人戰于柘臯敗之時張俊爲宣撫使存中爲副使劉錡爲判官王德爲都統制田師中張子蓋爲統制官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俊與存中錡議班師會謀報金攻濠甚急倉卒復回聞城陷矣俊召存

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本來救濠濠旣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俟敵曰已去矣俊自以爲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諸軍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蓋錄柘臯之功而揜濠梁之敗也十二年拜少傅二十年封恭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存中久在殿巖權寵日盛李浩

陸游王十朋陳俊卿相繼以爲言三十一年罷爲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復詔存中爲御營宿衛使劉汜戰敗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存中協力拒敵敵不能濟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已復奉祠隆興元年王師潰符離復起存中爲御營使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和尚原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願毋棄伐金人復

攻淮甸詔同都督江淮事尋以虜請盟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奉祠時興屯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卒年六十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謚武恭存中敢勇大小二百戰身被五十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高宗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趙密代領殿帥則舉唐崔祐甫奪王駕鶴兵權事豫戒大臣孝宗亦禮異之呼郡王而不名天資忠孝位旣顯請表父祖事謚宗閔曰忠介震曰忠毅賜廟曰顯忠曰報忠又請家廟祭器許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將士專以才

勇選不私部曲之舊嘗以剋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  
意創馬皇弩極工巧發易中遠人服其精營居室于鳳  
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廷更卜築焉子偁  
工部侍郎倓至簽樞昭慶軍節度使

論曰高宗之南遷也逆臣廢立強敵侵陵所在寇賊蠶  
起而終獲備安諸將之功何可少然究觀張俊等五人  
之行事其爲身圖者非猥鄙不廉則阿附權倖以保富  
貴其及於禍者非剛愎傲上則驕盈失將士心易師貞  
丈人寧無媿耶楊存中被眷兩朝數致臺論史稱其寡  
適然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七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王彥

張憲

牛臯

王德

趙密

郭浩

楊政

李寶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喜韜略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徵  
宗試補下班祗應爲清河尉從种師道兩人夏國有功  
建炎初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河  
北招撫使張所異其才擢都統制使率裨將岳飛等十  
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新鄉縣金兵數  
萬薄彥壘圍數日衆寡不敵彥潰圍出諸將散歸彥獨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保共城西山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彥急彥慮變  
夜寢屢遷部曲覺之咸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字  
以示無他彥益感勵撫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  
衆十餘萬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議令  
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卽以所部付留守司以親兵趨  
行在會遣使議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北伐言辭  
憤激忤其意遂以彥爲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差充御  
營平寇統領彥知平寇前將軍范瓊有逆節稱疾不就  
乞致仕許之張浚宣撫川陝奏爲前軍統制浚與金酋  
婁宿相持于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

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少不利則五  
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徵五  
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聽彥卽請爲利路  
鈐轄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蠡起  
桑仲旣陷淮安襄陽乘勢西向均房失守直擣金州白  
土關衆號三十萬彥將門立戰死諸將請避其鋒不可  
勒兵趨長沙平與戰賊敗走追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  
年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攻金州諸關彥戰不利  
關陷退屯秦郊設奇以待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乾  
祐縣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旣敗復熾彥又敗之又有王

關董貴祚守中阻兵窺蜀勢雖不及桑仲然小者猶不減數萬彥悉討平之是冬敗獲僞齊將郭振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月兀朮入侵撒離曷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統制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吳玠禦之不能却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月彥遣兵至漢陰縣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五年四月差知荆南府充歸陝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六年張浚奏彥爲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叅謀軍事母喪詔起復以爲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

通州因事爲言者所論貶秩二等彥不自安乞終餘服未幾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入辭帝慰遣之卒于官年五十彥稱名將威聲振河朔顧撓於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予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死召弟姪以家財均給之

張憲岳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爲成報讎首被白布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復隨鄧憲咸有勞金人渝盟入侵憲戰穎昌陳州皆大捷復其城兀朮頓兵臨穎楊再興戰死憲至破其衆兀朮夜遁憲將徐慶李山繼破之中原大震

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積官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以優賞誘飛部曲告飛事卒無應者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遂以屬貴貴不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乃劫以私事貴懼從之時又有王俊者善告訐號鵬兒以姦貪屢爲憲所裁檜使人諭之輒從檜俊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將使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憲未至俊預爲獄待之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俊

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大理寺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之万俟卨誣飛使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妄稱書已焚但以衆證具獄憲坐死籍家貲後追復故官贈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牛皐字伯遠魯山人初爲射士金人入侵皐聚衆與戰屢勝補保義郎累功遷至蔡唐州信揚軍鎮撫使知蔡州加親衛大夫會岳飛制置江西湖北將由襄漢規中原命皐隸飛軍飛喜甚卽辟爲唐鄧襄郢州安撫使尋改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僞齊使李成合兵入寇陷諸郡

臯率兵復隨州執其守將王嵩磔之又以騎兵破李成復襄陽偽齊驅甲騎五千薄廬州臯遙謂曰牛臯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臯追擊三十里斬其副都統及千戶五人百戶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平進中侍大夫從平楊么么枝窮舉鍾子儀投于水繼乃自仆臯投水擒之楊么卽楊太僭稱大聖天王者也子儀者盜鍾相僭稱楚王之少子么立爲太子也臯旣擒么湖湘悉平歷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亟歸語所親曰臯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

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令師中致毒云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執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謀之斬一酋而還補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械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又建炎元年以勤王師倍道趨闕改隸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又討李成敗之語在劉光世傳授武略大夫三年春遷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時和

州爲叛將張昱等所圍求援於德斬昱俘其兵騎數萬  
會苗傅劉正彥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  
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  
州彥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彥章尸諸市德至浦城斬苗  
瑀擒馬柔吉送行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當死帝特  
原之編管郴州時光世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  
州妖賊王念經一鼓擒之詔還舊秩加武顯大夫榮州  
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爲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  
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彊分軍扼險  
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旣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

重鎧突陣者德揮刀迎之卽墮馬衆褫駭麾騎乘之所  
殺萬計紹興元年與秀州水賊邵青戰崇明沙青軍大  
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  
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陳始  
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遷中亮  
大夫同州觀察使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  
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逆世忠徒步立道左抗言曰  
擅殺陳彥章王德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鄉來纖介  
不足宣懷乃設酒盡歡而別歷環慶副總管六年冬劉  
豫遣麟猊分道入寇德大敗猊兵于藕塘麟拔砦遁德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三  
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真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酈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恥屈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頴昌圍俊檄德就取宿州已復乘勝趨亳州酈瓊屯亳聞德至曰夜又未易當也遂遁策功第一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

以奪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卽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臯張俊後至諸將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遂渡河決戰首犯敵鋒一矢斃其酋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焉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東福建總管荆南副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少傅趙密字微叔太原人用材武授河北隊將戍燕建炎初

從張俊討李昱後輕騎先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脫  
擢閣門祇候又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郎  
左軍統領苗傅之變破赤心軍于臨平金人犯明州密  
及楊沂中與殊死戰敗之進武功大夫陞統制紹興中  
李成馬進擾江淮俊復遣密大破之金犯亳宿從俊營  
合肥與敵遇敗之敵分兵犯滁濠又敗之海寇朱明暴  
橫密授張守忠方略遂降明歷進定江軍承宣使崇信  
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  
指揮使上疏告老以萬壽觀使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  
保致仕俄報金復犯淮復為殿前都指揮使和議成罷

為醴泉使乾道初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郭浩字充道以父成任三班奉職徽宗時為邊將累敗  
夏人遷至中州刺史欽宗卽位進安州團練使以种師  
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間道馳  
滑臺待其半度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能用建炎元年  
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節棄城遁郡  
人亦降浩適夜半至郡所將財二百人得金人不殺使  
之還曰為語汝將曰我郭浩也盍來決戰金人遂引去  
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管鄜延路經略安撫再  
除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浩去夏人復來權帥耿友

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浩爲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略使知秦州時浚經略陝西有言敵可討者諸帥恥於不武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敵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倚角相援跋釁而動浚不聽師出果敗五路俱陷帥府皆徙置他所浚復以浩舊官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雞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原下浩與吳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第功遷正任防禦使紹興元年金人攻和尚原浩與吳玠往援斬獲萬計遷邠州觀察使歷知利州金人破和尚原浩與吳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玠按本路提

點刑獄宋萬年陰與敵境通利所鞫不同由是與浩意不協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永興軍路經略使歷遷奉國軍節度使仍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十一年金將胡蓋習不祝內侵宣撫使胡世將召浩及吳玠楊政會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將設伏破之十四年召見拜檢校少保還鎮是歲分利州爲東西兩路以浩爲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屯金州仍建帥府未幾卒年五十九贈檢校少師謚恭毅孝宗詔立廟金州俚僎皆其孫也累世爲將寵利盈溢弗之戒故及於禍墮家聲云

宋史卷之三十三  
楊政字直夫原州人崇寧中夏人舉國大入父忠戰歿  
政應募爲弓箭手建炎紹興間累從吳玠擊敗金人遷  
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政經略  
安撫涇原兼帥環慶利路三鎮事叢集剖決無滯母留  
敵境間遣人省視母惟勉以忠義和議成始得迎母及  
兄弟歸乞祠便養不許以爲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  
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徙利州又徙興元會金渝盟  
政建迎敵之策兼川陝宣撫副使司都統制政偕統制  
楊從義劫金人于鳳翔城南砦敗之拜武當軍節度使  
金二將內侵語在郭浩傳政引兵敗萬戶通檢于寶雞

擒之和議成帝召政還軍民詣部使者借留再踰年選  
鎮加檢校少保後分利州爲東西兩路政屯興元府又  
之拜太尉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襄毅政守漢  
八年六堰久壞政爲修復漢江水決爲害政築長  
之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政故爲吳璘裨將  
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造  
舟潞河將繇海道襲浙江謀聞高宗授寶浙西路馬步  
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次江陰先  
遣其子公佐潛伺敵動靜公佐卽與將官邊士寧偕往

寶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酌酒自誓風爲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趣衆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以其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如王世修輩各署旗集義勇爭應援多者數萬人寶列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之膠神命公佐以郡事昇勝與

俱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鍾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風駛舟疾寶亟命火箭環射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盡殪之俘大漢軍士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寶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

克敵弓弩俾所司爲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論曰王彥從張浚張憲牛皐從岳飛王德趙密從張俊  
皆累奏奇績吳玠兄弟保有全蜀郭浩楊政實左右之  
魏勝復海州李寶亦與有勞經營中與人豈云乏乃爲  
和議所撓竟不能建古人錫祉之勲而憲皐以飛故弁  
及於禍斯志士所以扼腕而長歎也

李顯忠

魏勝

楊再興

張宗顏

解元

王友直

姚興

張玘

李顯忠綬德軍青澗人舊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初其  
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

劍矢寘母旁卽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咸異之年士  
七投效用隨父永奇出入行陣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  
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補承信郎充隊將由是始知  
名轉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  
聚泣曰我宋臣乃爲彼用邪密戒顯忠曰汝若得乘機  
卽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兀朮授  
顯忠承宣使知同州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  
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  
顯忠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爲誓不得  
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

先史新編卷之三  
爭救得免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  
永奇永奇卽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  
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  
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願得二  
十萬人生擒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報  
不共戴天之讎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父爲夏國患  
乃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  
歸夏主大悅卽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嚙訛爲  
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時紹興九年二月十  
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

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  
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不絕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  
嚙訛不及擒王樞縛之揭榜招兵旬日間得萬人行至  
鄜州已有馬步軍四百餘撒里曷在耀州聞顯忠來一  
夕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  
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  
賚又賜田鎮江以從行崔臯輩充將佐兀朮犯河南命  
顯忠爲招撫司前軍都統制兀朮兵屢敗焚廬江而走  
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  
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

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復寧國軍節度使升都統制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敗之殺獲甚衆金主亮犯淮西和州失守將濟采石朝廷詔顯忠代王權命虞允文趣其交軍軍中大喜於是采石之捷盡復淮西州郡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弑之而還顯忠以下遷秩有差旣而顯忠擢太尉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赴行在孝宗卽位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馬隆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

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諭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遂復宿州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金帥孛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數十合孛撒大敗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獲甚衆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不堪况烈日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五  
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  
鳴鼓大譟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  
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殿  
司前軍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州統制荔澤  
建康統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  
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敵始退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  
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  
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  
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  
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遂引還至符離師大潰

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連責果  
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移撫州歷威武  
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孝宗奇其狀貌  
命繪像閣下復太尉乞祠許之淳熙四年召提舉萬壽  
觀奉朝請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魏勝字彥威宿遷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手紹  
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  
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  
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勝權知州事遣人  
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分忠義士爲五軍紀

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左軍統制董成謀取所州勝以我軍器甲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巷戰殺其守金人生兵復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成軍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釋之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勝帥兵出迎設伏于隘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軍聲益振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無敢當者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勝

起義又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詣行在白勝姓名于執政其後累敗金兵以功授閣門祇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峒嵒山首領張榮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權鹽勸糴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糾集遠邇犒勞士卒期約有日會金主亮被弒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都督張浚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在建康招勝詢以軍務轉閣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仍知海州隆興元年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督府亦遣賈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辨是非和仲又讒勝於都督惑之呼勝至鎮江計事罷其職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誣罷之復勝舊職仍遣鎮江御前後軍屯海州代前軍還鎮江勝既還海州民安其政改忠州刺史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詔下其

式於諸軍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率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於都統制劉寶寶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迄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死之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命有司刻木以斂葬鎮江賜廟褒忠官其二子削劉寶兩鎮節鉞籍其家貶瓊州死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岳飛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

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直入其營殺順夫又殺飛弟翻成敗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呼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奇其貌釋之曰汝當以忠義報國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盡復西京險要中原響應飛敗金人于郾城兀朮怒合兵逼之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爲涇原將解宣威城圍死之宗顏以父恩積官至涇原副將權殿前司統轄御營軍統制張俊選爲統領從討浙西寇敗李成將馬進泗

州破劉猷累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紹興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騎抵城下宗顏以騎百餘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金人言曰此張鐵山弟也明年卒年四十四贈保靜軍節度使謚壯敏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砦人疎眉俊目猿臂善騎射起行伍爲清澗都虞候建炎中隸大將韓世忠敗金兵刺其酋追苗傅劉正彥擒之金人攻浙西元躍入敵舟以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戶繼從討閩盜范汝爲及湖外劉忠諸盜累轉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與僞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

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自嶽廟走伏者背出又決河岸遏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嶽廟元追之獲百四十八人止遺二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偽若降者金人稍懈俄伏發擒黑頭虎未幾金兵四集元戰却之追比數十里赴水死者甚衆改同州觀察使六年從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兵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略地至淮陽道遇敵戰退之

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爲樞密使以元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保信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

王友直字聖益高平人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謂其衆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迺矯制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餘擬官有差徧諭州縣勤王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軍置都統制提舉提點提轄訓練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與王任馮穀張昇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領衆

南歸敕除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天平軍節度使馮穀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右朝奉大夫直祕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祕閣職任各從舊得使宜行事時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友直旋率所部渡淮見帝于金陵恥前功不遂自陳改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司越四月詔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敵敗走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孝宗受禪友直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都督江淮一見喜之辟建康前軍統制累遷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明年進殿前指揮使晚

節宴安軍政稍失律授宜州觀察使尋罷宮觀徙居信州以郊祀恩內徙三奉祠復武寧軍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復節度使贈檢校少保

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劫殺金人有功借補承信郎累功歷遷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充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興隸都統王權麾下金兵渡淮權遣興拒之而退保和州興與金人遇于尉子橋興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宗山人嚴兵自衛興告急數不應初李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往來兩界貿易間竊權旗幟遺金人至是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三  
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興興往奔之父子俱死焉贈容州  
觀察使官其後三人賜廟曰旌忠開禧元年謚忠毅時  
統制官革求壽與金人戰和州子承節郎世堅救之同  
死各褒贈

張玘字伯玉世居河南澠池建炎中以家財募兵討金  
人從者數千人積功補武翼大夫成州刺史董先爲制  
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每戰冒矢石爲諸軍先紹興二  
年春偕先繇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劉豫據京師先軍  
乏食僞降豫不挈家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  
先密書報玘勿遣且迷必還意王倚攝虢州從僞意堅

玘患之會別將董震自商州來倚曰震與我善今以兵  
來天贊我也乃與震謀害玘震陽許而陰以告翌日倚  
詣玘以我事玘叱下責以大義并推官祁宗儒斬之先是  
豫遣人持詔撫諭以玘爲商虢順州路兵馬都監同統  
制軍馬玘囚其使至是并戮之升霸州防禦使三年春  
先自僞齊歸玘還兵柄退就位時人義之累功進拱衛  
大夫入侍衛始以誅王倚事聞進親衛大夫三十二年  
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時金人攻海州急詔玘  
會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赴之玘麾精騎衝其陣手殺數  
十人殲其長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玘中流矢卒子蓋上

其功特贈正任觀察使廟號忠勇官其後九人孝宗再  
贈清遠軍承宣使子世毅歿於符離贈武節大夫  
論曰李顯忠破家徇國圖復中原魏勝以匹夫崛起集  
義兵抗勅敵兩人皆名震一時乃為衆所忌墮其前功  
惜哉楊再興張宗顏解元姚興張玘悉善戰有威名然  
或沒於陣或限於年或罹意外之禍何其不幸也王友  
直義槩亦豈出數子下晚以怠事黜將誰咎矣古人有  
言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其有由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七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張所

鄭剛中

胡閔休

劉子羽

柳約

胡世將兄唐老

呂祉翟興

孫昭遠

曾孝序

陳求道

劉晏

陳淬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靖康初為監察御史事見李綱  
傳高宗卽位遣所按視陵寢還疏言河東河北天下根  
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  
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不則兩河  
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又



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乃改兵部郎中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薦所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所入見條利害賜五品服遣行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事付帥司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所落職嶺南安置卒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進士甲科累官殿中侍御史剛

中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歷禮部侍郎爲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略秦檜怒其專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徙封州卒

胡閔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閔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劾知兵科閔休應試中優等補承信郎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

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閔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岳飛爲招討使辟閔休爲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死閔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

劉子羽字彥脩崇安人父韜在忠義傳宣和末歷衛尉丞韜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祕閣韜死難免喪累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中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

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叅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事方急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

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進退失計悔將何及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卽自請奉命北出復以軍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紹興元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二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鎮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通

商輸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春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馳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

人必不南浚乃止撒離曷由斜谷北去浚乃劔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爲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玠始爲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薦於浚至是玠訟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與祠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歷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淮西酈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趙鼎曰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張浚薦復元

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議和復徽猷閣待制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與祠卒弟子鞏子珙並有傳柳約字元禮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官爲霸州教授歷辟雍博士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爲學者師慕靖康初自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官再進左司員外郎父喪終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叅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城

宋史新編卷之三  
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脩撰再詔褒獎其備禦保綏功充集英殿脩撰召對嘉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遣使高麗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奉祠居七年復祕閣脩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所顧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

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母尋愈約先母兩月卒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人宿之曾孫崇寧間與兄唐老同登進士第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軍饟困於遠輸半歲始達世將奏用轉般摺運之法公私便之紹興九年以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明年除端明殿學士又明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威稍振以疾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五十八唐老字俊明歷官殿中侍御史當金人再犯京師也唐

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臬是之遂遣秦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京城破金人根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預焉出知無爲軍高宗竄逐僞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僞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建炎三年知衢州苗傅敗走以亂兵犯城唐老戰却之以功進秩未幾進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司叅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杜充降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唐老

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謚定愍時安撫司以機宜鄭凝之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疑之戩孫也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中爲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出通判明州紹興中歷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祉與通判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充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累遷兵部尚書陞督府叅謀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張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又以統制

官酈瓊爲之副瓊與統制靳賽皆故群盜與德素不協社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數月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瓊等復訟德社諭之曰儻能立功雖有大過亦闊略况小嫌乎當力爲諸公辨之瓊等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賽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張俊爲淮西宣撫使置司盱眙楊存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置司廬州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

聞之朝廷邪社爲瓊所執瓊遂渡淮降劉豫擁社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社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又語其衆曰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詈瓊等碎齒折首而死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社同時翟興亦爲裨將楊偉所殺

翟興者字公祥伊陽人劇賊王仲起興與弟進應募擊賊號大翟小翟興以功歷陝西宣撫司前軍統制高世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爲西京留守興與進提步卒數百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卷甲夜趨洛陽擒世由等斬之進爲叛寇楊進所害與  
愬死事于朝以興代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招討  
使兼知河南府興擊楊進于魯山縣進中流矢死餘衆  
潰去累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以興  
也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  
豫乃陰遣人啗裨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攜其首奔豫或  
云賂偉爲內之以兵徑犯中軍興奮擊墜馬死事聞贈  
保信軍節度使興威貌魁偉每怒鬚輒張在河南累年  
金人不敢犯諸陵詔賜軍名忠護子琮沈勇有父風繼  
興爲鎮撫使琳閣門祇候進字先之贈左武大夫忠州

刺史官其後五人

孫昭遠字顯叔其先眉山人元祐間進士建炎元年爲  
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義兵  
萬餘人柵伊陽使民入保其冬金人來攻昭遠遣將姚  
慶拒戰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  
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其下欲擁昭遠南  
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  
何爲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追贈徽猷  
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晉江人以蔭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



使過闕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乎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時京方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孝序上疏論之京益怒被竄嶺表京罷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復以論徭事與吳居厚不合落職尋復之連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訓練士卒儲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高宗卽位遷徽猷閣學士升延康殿學士召赴行在旣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許之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衆爲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入孝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

與其子宣教郎訐皆遇害年七十九城無主遂陷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贈孝序光祿大夫謚威愍訐承議郎餘竝錄贈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金人立張邦昌下令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迺之蒲圻寓龍堂僧寺未乂招撫劉忠叛一夕數千人麇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爲主將南走湖湘求

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凱窟山谷得免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第進士爲尚書郎宣和四年帥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李進進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晏以所部力戰正彥旣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累功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迎戰降其衆郡人爲立生祠戚方圍宣城急命晏往援爲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

子四人立廟曰義烈

陳淬字君銳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補三班奉職累遷忠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金人入真定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擢知恩州王善若金之種落也擁兵十萬長驅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爲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金兵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

林大罵乃交於曾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家二人

論曰南渡戎事孔棘儒者釋俎豆以戮力其間或贊募府或專方面寧非濟時之傑然成敗禍福人固弗能預圖也張所鄭剛中皆以忤權奸竄死胡閔休憤主帥之冤杜門佯疾劉子羽柳約數遭讒構胡世將中道而殂斯竝君子所深恨者况呂祉諸人隕身亂賊之手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七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鄭望之

王倫孫栴

宇文虛中 朱弁

張邵

洪皓子遵邁

崔縱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僅之子登進士第歷駕部員外郎兼金部員外郎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望之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為軍前計議使既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迺命同李稅再使幹离不遣蕭三寶奴偕稅等還又除望之戶部侍郎同稅再使金營金人拘留望之踰旬會再遣

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强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與祠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望之復起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屢罷屢起終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王倫字正道文正公旦之弟勗之玄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劔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

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桌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建炎元年假刑部侍郎充金國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卽位矣久之黏罕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遼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五  
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竝  
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  
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  
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黏罕  
至詰倫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  
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耶倫  
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  
人惟元帥察之黏罕不答是後使者宇文虛中魏行可  
洪皓崔縱張邵相繼至金皆拘之紹興二年黏罕忽自  
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入對言金人情

僞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脩撰主管萬壽觀時方用  
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永壽  
王詡繼至二人倨傲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稍  
爲禮遂拜詔訖事倫請祠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  
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  
訃至復以倫爲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  
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  
曰河南地上國旣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  
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  
文虛中等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書

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  
豫脅取不已會遼者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言豫邀  
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國  
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  
報江南目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  
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  
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  
知閣門事藍公佐副之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倫入辭引  
至都堂授使指二十事既至金國金主亶爲設宴三日  
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江南詔諭

使偕倫來朝論以哲通古肆嫚抗議甚喧受書之禮又  
未定多歸罪倫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  
召倫責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  
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  
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  
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  
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館受書  
以歸金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  
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  
交割地界使旣又以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

見金右副元帥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  
京赴金國議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  
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  
勿令踰境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  
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  
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  
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耶倫  
曰比蕭哲以國書來係出上國意使人只通好兩國耳  
旣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  
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藍公佐先歸

論歲貢正朔誓表册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  
間遂不復遣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  
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  
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  
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  
公以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汙以僞  
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乃就死年六十一贈通議大夫  
子述與從兄遵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  
事孝宗錄其孫三人光宗賜諡節愍孫柁知名  
柁字汝良有才具其初未有官旣以倫故被褒錄遂得

調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郎弁其徒  
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  
思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  
矣坐白事忤侂胄得罪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  
以栻薦乃擢栻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  
栻以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  
旃毋以吾老爲念栻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古論  
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栻對已十餘年平  
章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栻曰主上英斷去  
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

栻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  
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栻持金人  
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爲通謝使栻爲通謝  
所參謀官栻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  
之栻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  
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栻不掩人  
揚已多之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  
右文殿脩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脩撰致仕卒贈寶章  
閣待制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登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宣和



宋史新編卷三十五  
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真夾攻遼以虛中爲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論之王黼大怒降集英殿脩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幹離不粘罕分道入侵粘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可奈何虛中請降詔罪已卽命虛中榻前具草謂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對而朕不知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又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

弟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虛中檄趣姚古師道兵令直赴汴京應援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虜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遣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卽往都亭驛見金使王芮因持書復議和渡濠橋冒鋒刃而進旣至虜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虜注矢露刃周而圍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

明日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  
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  
原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  
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以議和劾  
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使  
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輔  
副之尋又以劉誨爲通問使王貺副之明年春金人竝  
遣歸虛中曰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  
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卽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累官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

祖睿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爲國師然  
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  
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江南荒僻得之不足  
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詔存卹其  
家檜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  
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虛中恃才輕肆好  
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曠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  
平媒孽其罪遂告虛中謀反鞫治無所乃羅織圖書爲  
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  
之高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

談虛中百口同日受焚死淳熙間贈開府階謚肅愍賜  
廟仁勇且爲置後語在宇文紹節傳開禧初加贈少保  
賜姓趙有文集行于世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旣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  
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  
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補脩武郎借  
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黏罕邀說甚切黏  
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  
甚悉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言和議可成當遣一  
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

野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  
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  
吾雖蒸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死者  
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  
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  
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吾嘗恨不  
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遣弁  
固拒驛門忍饑待盡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  
易其官終不能屈王倫還言於朝帝爲官其子厚賜其  
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

曰歎馬角之未生竟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  
帝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  
日當以禁林處之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弁  
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  
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  
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  
賜金帛甚厚秦檜沮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卒弁爲文墓  
陸宣公詩學李義山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  
洧舊聞三卷續散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  
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宣和中登上舍第建炎元年爲衢  
州司刑曹事三年金人南侵命邵假禮部尚書充通問  
使武臣楊憲副之卽日就道至維州左監軍撻攬命之  
拜邵曰皆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  
在強弱在曲直今大國復裂地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  
在矣撻攬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  
又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呼爲殿院責以君臣大  
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  
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後又徙會寧府距燕三千  
里和議成乃及皓弁南歸升至敷文閣待制屢奉祠卒

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出使囚徙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疏檜忠節議者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有文集十卷子孝曾後亦出使歿于金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登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歲滂發廩損直別以青白幟溼民手爲識無紛競者又邀留浙東綱米以濟人感之切膏號洪佛子後秀軍叛過皓門相戒不敢犯建炎中張浚薦皓使金卽喪次起之皓入對言天道好還金人安

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通問使龔禕副之議國書欲有所易願浩不樂遂抑遷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卽以知泗州羈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衛皓至南京比過淮而成方與耿堅擅兵圍楚州皓先以書抵成復密諭堅以大義堅遂強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壽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衆建康之語此舍垢之時宜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帝卽遣使撫成給米五萬石

願浩惡其直達坐以稽留貶秩皓遂請由他界以行至太原留幾一年及至雲中黏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黏罕怒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窠也惟壽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掌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

止者悟室怒欲殺皓皓不爲懼悟室義之皓爲悟室條析和議十事甚至悟室與如燕莫將沮其議事復中止留燕甫一月兀朮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故得免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語在劉錡傳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請于叅政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官竟不能屈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已而復追留七騎及淮而皓已

宋史卷之三十五  
登舟矣既至人見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因議事觸檜怒又言室燃寄聲檜怒益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鰲宣言燮理乖盭洪尚書名聞天

下胡不用檜流鰲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鰲劾頸交更相稱譽罷皓奉祠鰲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耳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敷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留北中十五年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餒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起居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同時使者十五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

皓節尤顯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适為相別有傳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皓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蔭補承務郎紹興中同兄适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擢祕書省正字宰相秦檜子熺為官長警效為人輕重遵不之附二年弗遷皓出守遵亦乞外通判常婺越三州以湯思退薦復為正字又兼權直學士院父喪終召對陳父冤曰先臣與龔璿同出疆璿仕劉豫以妄殺兵官被誅

而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竄以死臣兄弟又屏跡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為道謗語所起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寔自遵始遷起居即兼權樞密院都承旨又拜中書舍人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為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為州縣之害間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



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爲復置便遷至翰林  
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  
澈以爲言遂勾去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金人由海道  
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勳之寶駐兵平江守  
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  
寶以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寶成功  
而歸遵之助爲多孝宗卽位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  
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  
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  
否則絕向化之心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

若起居郎周必大共爲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  
未可遽爲之屈謂宜遺金繪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  
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拜同知樞密  
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  
災異故事風止之會湯思退爲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  
史周瑛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亟徙寘他官遵連章  
乞免訖與御史俱去以端明殿學士奉祠乾道六年起  
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瑛以嘗論遵不俟合符馳  
去遵追餞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  
者以爲盛德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

宗諭當制袞其治績且許入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若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勅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進資政殿學士以行營卒醉妄言搖衆磔于市三軍無敢譁有晝入旗亭挺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五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初提舉洞霄宮卒年五十五諡文安

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貫中博學宏詞科歷勅令所刪定官皓忤秦檜

投間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左司員外郎紹興三十二年金主褒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爲接伴使知閣門張掄副之入辭上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邁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已舍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旣而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不可謂虛上疆得失不可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

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聘邁  
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  
弟敵國而歸河南地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  
闕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  
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  
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國書  
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  
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旣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  
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欲質留不果邁還  
孝宗已卽位矣言者以辱命論罷起歷起居郎拜中書

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叅史事邁與父兄四人皆歷  
此三職縉紳榮之除知贛州又知建寧府婺州婺軍素  
無律春給衣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羣呼嘯聚于郡將  
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徃前事至以飛語  
榜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擁  
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遂巡散去邁戮首惡  
二人梟之市餘黥槓有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  
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  
論淮東邊備六要地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  
脩國史累遷翰林學士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

年爲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  
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  
爲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提舉玉隆萬壽宮明年再  
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  
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  
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  
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  
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  
宗紀本之孫覲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朱熹舉  
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蓋指覲也

崔縱字元矩臨川人登第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高宗  
將遣使通問二帝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  
毅然請行乃授試工部尚書比至金首責以大義請還  
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不少屈久之金人  
許南使自陳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誘以官  
爵縱悲恨成疾竟握節以死

論曰宋有女真虎狼之與隣也聘問之使率慮禍惟虜  
是從曾弗顧君命與天地間之名義如鄭望之宇文虛  
中何足算矣王倫屢往復屢羈留竟從容就死不肯屈  
而臣之謂市井無行能如是耶朱弁張邵洪皓崔縱竝

完節不為大宋羞而能留最久方之蘇武無媿然武賞  
不及嗣論者猶謂漢薄皓之譴乃不免於其身高宗真  
少恩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進士第歷官州縣累遷御史中  
丞命鞫岳飛獄無反狀以白秦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  
鑄曰疆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長計  
檜語塞改命方俟時金遣使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  
太后鑾輿須大臣祈請乃擢鑄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為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既返

宋史新編卷百五  
命檜諷万俟卨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擬竄鑄嶺表高宗  
不從止謫徽州時朝臣有使金還者言金人詢問何鑄  
於是復起鑄知溫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再遣使金使事祕不傳旣歸報  
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  
月竟與祠卒鑄孝友廉儉旣貴無屋可居力辨岳飛之  
寃似與檜異然其論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  
免迎望風旨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請之力  
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己  
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

檜余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陰謀以鑄嘗爭  
岳飛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  
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入太學禮部別頭試第一歷廣  
西轉運判官召對不合旨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呂  
頤浩帥長沙辟爲參謀官頃之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  
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  
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累遷御史中丞金  
人敗盟入侵次翁爲檜言於高宗謂無使小人異議乘  
間而入檜德之事在檜傳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喚

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  
旨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次  
翁既論罷趙鼎檜忌其復用令次翁又言之鼎遂謫居  
興化軍既而以何鑄言謫鼎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  
言之遂安置潮州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  
主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多預選士論大駭金人敗于  
柘臯檜召二大將除樞府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曰吾  
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次翁爲奉迎扈從禮儀使  
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  
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攘其位堅不

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喚哀金與之  
太后歸泣訴于帝帝震怒欲誅之次翁先白檜檜力爲  
營救奏爲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爲冊寶  
副使帝終惡之檜諭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  
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卒贈宣奉大夫錄其  
諸子親族檜擅國十九年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第再中宏詞科歷吏部員外郎  
與秦檜力主和議累遷給事中紹興十一年檜再主和  
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皆除樞府罷其兵權帝召  
同入對復以爲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錄同

始爲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万俟卨因論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爲已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卨再論責授祕書少監謫居筠州再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

楊原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錄二帝北遷原奔元帥府勸進辟爲屬高宗卽位歷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踰月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牒未幾罷奉祠初高閱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翌日又問檜檜疑閱所薦以語原原嗾李文會攻閱去藤州

守臣言遷客李光作詩諷刺時政原傳會其說再謫光文會旣升西府原覘檜意稍厭劾罷之後二日原遂補其處原希檜意附下罔上未幾亦斥天下快之起知宣州王牒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原守宣城也表弟王炎調新水令過之醉中謂原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原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原移守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卽青溪得客舟以行原憂撓卒

樓炤字仲暉永康人登進士第歷右司郎中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累擢中書舍人與勾龍如



淵竝命尋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還朝以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為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卒謚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為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論曰秦檜以和虜要君權勢震赫鄙儒之夫率黨附為牙圖如何鑄輩五人雖因之躋要途竟亦不免廢黜可

為不知義命者之戒矣

勾龍如淵

羅汝楫

蕭振

尹穉

薛弼

梁汝嘉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龍氏徽宗時登上舍第沉浮州縣二十一年張浚薦於高宗召試館職歷起居舍人嘗進所為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累遷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

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遂矣  
檜大喜卽擢如淵中司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廷臣謂  
如淵有指斥語帝頗不悅初如淵與莫將及廷臣皆力  
主和議緣此得擢用張燾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爲言  
如淵入言路卽劾二人至是與廷臣俱罷其後檜擬如  
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如淵  
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擠趙鼎讎呂本中逐劉  
大中王庶爲世所少云

羅汝楫字彥濟歙縣人登進士第高宗時歷殿中侍御  
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掌

爲飛議曹主帥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  
斷咸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  
爲非皆坐黜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  
閒暇爲備檜風汝楫論罷之汝楫累遷侍御史求去益  
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  
請祠居憂卒累贈開府階六子皆有文願字端良尤博  
學好古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卷知  
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  
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溫州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歷婺州教授改

秩乞祠以執政薦拜監察御史明年以親老累章乞補外高宗不許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爲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搖鼎大中旣出振謂人曰趙丞相當自爲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許之後知台州以楊煒在獄供涉鑄秩謫居池州逾年詔

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制置使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相與聚哭於道振居瀕江自入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名其江爲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卷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自北歸南紹興末與陸游同爲樞密院編修官召對稱旨並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北之士除穡監察御史尋爲右正言明年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穡專附大

臣爲鷹犬如張浚忠誠爲國天下共知稽不顧公議妄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稽皆相繼廢黜先是胡銓亦力排和議大臣不悅命銓與稽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皆罷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進士第高宗時爲湖南運判進直祕閣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卽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卽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又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遷祕閣

修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詔升弼集英殿修撰與守臣莫將兩易其任弼至郡凡四年而賊平後知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于方俟嵩檜誣岳飛下吏嵩以中司鞫成其獄朱芾李若虛坐嘗爲飛謀議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至從官云

梁汝嘉字仲謨麗水人以外祖何執中任入官累遷權戶部尚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計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六  
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  
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爲汝嘉所賣汝嘉求  
去以寶文閣直學士奉祠未幾升學士知明州兼浙西  
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卒

論曰自昔權奸斥逐異己之士必假手於言責其甘心  
爲用壞公議以苟富貴非鄙夫誰忍爲如勾龍如淵羅  
汝楫蕭振之黨秦檜尹穡之黨湯思退視万俟卨王次  
翁輩何殊耶薛弼梁汝嘉雖非諫列均爲檜腹心而弼  
於主帥之冤曾不動念無重媿胡閔休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七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王居正

程瑀

洪擬

李彌遜

弟彌大

家愿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  
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  
之是非可改耶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  
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爲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  
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  
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

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宗尹愧  
謝入對稱旨高宗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  
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  
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侍御史  
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試  
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叅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規諫居正  
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  
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居正素與秦檜善  
檜爲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  
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

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從  
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  
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  
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  
爭之詔如建炎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鴿色者居  
正以病民言于上詔止之召遷至起居舍人兼權中書  
舍人史館修撰又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  
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哀得四十二篇  
名曰辨學上之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  
罷屏居數年起知溫州是時檜專國居正知不爲所容

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其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卒年六十五居正廉約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据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之曰吾舉其端予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旣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府二書旣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程瑀字伯寓饒州人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兵部

員外郎欽宗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也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訥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瑀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帝嘉納之瑀嘗論蔡京罪帝因言吳敏庇京又疑李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謫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卽位累遷給事中兼侍講建修政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帝言呂頤浩在外總諸將秦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

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江公躋方公孟言瑀不可去仍以爲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止言瑀不宜去遂得留未幾以言者罷與祠尋以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復與祠服除知嚴州徙宣州復與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劔有輕我心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金人不敢窺爲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

尚書檜旣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爲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奉祠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爲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爲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爲譏已遂與祖魏安行鈇版亦奪官籍其家檜死瑀子孫乃免錮有奏議六卷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丹陽人登進士甲科歷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無所附與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竝罷知桂陽軍改海州建炎間居母憂以祕書少監召



不起終喪爲起居郎中書舍人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  
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  
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  
閣待制知溫州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金人再攻淮詔  
問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  
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  
與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  
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  
不能戰也紹興四年以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  
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尋以言

者罷爲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興祖  
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於是俱罷起知溫州與祠卒年  
七十五謚文憲有淨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第累官起居郎  
以封事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  
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彌遜捐金帛致勇士邀擊其  
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初召爲  
衛尉少卿出知瑞州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嬰城自守勢  
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招降之時李綱行次建  
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

副後奉興國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  
言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紹興七年遷起  
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封事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  
直前論事鯁切如初試中書舍人又試戶部侍郎會趙  
鼎罷相秦檜專國胡銓范如圭曾開皆論和議之非相  
繼貶遂彌遜請對言金使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  
可帝詔廷臣議彌遜手疏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  
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三檜嘗邀彌遜  
至私第曰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今日之  
事國人皆不以爲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彌遜

再上疏言愈切直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明  
年再上疏乞歸田以微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  
遂歸隱連江西山旣而檜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言者  
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  
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  
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對意旣卒朝廷思其忠節詔  
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  
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進士第累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  
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未興走馬承受白鍔恃貫不報師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  
錮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拜  
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  
叅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歷知陝州建炎初  
知淮寧府坐事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  
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叅  
謀官彌大奏言已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忤旨出知  
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  
歸起知靜江府入爲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又爲廣西提  
刑韓璜所劾貶秩卒

蒙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  
安石久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  
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爲築室作室  
喻二蘇讀之敬歎愿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  
時紹聖元年李清臣策問詆元祐之政愿對與之異蘇  
轍嘗上疏辨策問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見轍誦所對  
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列愿  
下第元符末徽宗嗣位以正陽日食求言愿陳十事凡  
萬言皆切於時政不報崇寧初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  
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禁錮不

調凡十年大觀四年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  
文州守鄧行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  
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  
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  
帥王庶薦自代通判果州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開封  
府工曹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厲  
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防書  
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淳祐間曾孫大  
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  
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楊

恂丹陵人字信仲登進士第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  
語甚切直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論曰高宗初立頗更先朝弊政凡名節之士嘗獲譴若  
父淹者皆得召擢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  
也王居正等或箴主闕或排廷議或論邊防初終一節  
竟齟齬廢棄而靡悔庸非守道君子歟家愿位不踰郡  
守未嘗一日立朝何啻郅潛之不遇耶

仇愈

張鬻

陳桷

向子諲

章誼

孫道夫

盧知原

濂陳規

李璆

陳橐

胡舜陟

季陵

沈晦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第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詳恕爲  
鄧城令滿秩民不忍其去徙武陟令調高密丞攝州司  
錄旣行老稚擁歸縣廨愈由宅道出或追拜馬首曰必  
使公復來宅日愈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劇寇  
起萊密間相戒毋犯高密境密卒叛掠害官吏獨嗾曰  
無驚仇公歷沿海制置使坐事削官奉祠復以淮西宣  
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宣撫司統制張琦者  
欲先脅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迫愈上馬愈徐謂曰若  
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琦等遽散時金人出入近

境愈求援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問道告急于朝雖官  
其子而援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  
將棄兩淮爲保江計愈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皆流涕  
思自奮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  
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渡淮愈復壽春麟復以步騎數  
千至合肥謀言兀术爲之殿人心怖駭會京西制置使  
遣牛臯統兵適至愈以忠義撼之臯馳出接戰寇潰去  
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德謂其伍曰事平方至  
何面目見仇公耶初宣撫司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  
移不絕于道又請張浚督行浚檄愈度宜處之愈謂帥

宋史新編卷之三  
臣誓當死守卒全活數州之衆以功加徽猷閣待制尋  
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進直學士  
湖南安撫使皆有治狀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  
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計叵測念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  
檜方主和謫念居全州起知河南府金人果陷所歸鄆  
邑如念言迺復官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以言罷奉祠  
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念居  
喪盡禮行已端方無所附麗云

張覺字柔直福州人第進士爲小官蔡京延以訓子弟  
再三辭不獲乃卽館一日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  
生駭而問之覺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  
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亟告京曰先  
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見覺斂容問計覺曰  
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  
外爲第一義爾因以楊時薦遂召焉覺後守南劍州遷  
福建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  
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覺獨率州  
兵厚犒之分爲數隊更迭交戰徹中流矢死衆敗走覺  
函徹首與士安士安大喜州兵皆憤覺曰賊必再至非  
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  
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而敗之後知處州平餘寇進至祕閣修撰卒廟食邵武

陳桷字季壬溫州人以上舍貢辟雍廷對第三授冀州兵曹叅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邀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已乃間道以實奏叛兵既調行追殺首惡二十餘人建炎四年復除福建提刑尋以疾乞祠紹興中遷至權禮部侍郎普安郡王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優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

生駭而問之鬻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亟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見鬻斂容問計鬻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爾因以楊時薦遂召焉鬻後守南劍州遷福建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鬻獨率州兵厚犒之分爲數隊更迭交戰徹中流矢死衆敗走鬻函徹首與士安士安大喜州兵皆憤鬻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

宋史新編卷之三  
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而敗之後知處州平  
餘寇進至祕閣修撰卒廟食邵武

陳桷字季壬溫州人以上舍貢辟雍廷對第三授冀州  
兵曹叅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  
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桷入亂兵  
中諭以禍福賊邀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已乃聞  
道以實奏叛兵既調行追殺首惡二十餘人建炎四年  
復除福建提刑尋以疾乞祠紹興中遷至權禮部侍郎  
普安郡王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討論典故桷等議以  
國本未立宜優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

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其懷姙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  
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  
籍竝罷桷尋與祠起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金  
房兵叛桷遣將平之而後以聞從其請除祕閣修撰奉  
祠後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卒年六  
十四桷寬洪醞藉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  
以求嘉爲寓里孰不夤緣躡進桷獨恥焉自號無相居  
士有文集十六卷孫峴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向子諱字伯恭敏中玄孫以欽聖憲肅皇后恩補官三  
遷知開封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



宋史新編卷三十七  
十一  
獄空覬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以他  
事劾勒停宣和初復官歷直祕閣京畿轉運副使兼發  
運副使建炎初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  
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謀報約日索戰語極  
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獻金帛及  
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  
敕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諲檄所司拘之以俟王命  
邦昌又使其甥劉達齎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達  
于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  
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

使請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  
及名爲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子諲素爲李綱所善  
黃潛善罷之未幾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爲平  
章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  
州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軍民以死守  
金人圍八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  
坐黜旋復之紹興初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劇  
盜曹成據攸縣子諲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西  
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遂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遂  
得割穫旣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擁衆而南子諲

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以國  
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廣遣人  
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與祠胡安國以  
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宜復收用起知廣州又以言者  
罷遂致仕起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進祕閣修撰劉豫  
入寇劉光世軍合肥以江東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  
合肥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制徙兩  
浙路爲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  
珍玩潘良貴聞其言甚怒旣而子諲奏事反復良久良  
貴厲聲叱之語在良貴傳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

良貴無罪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  
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遂柱史又逐中司非  
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  
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  
諲不肯拜金詔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已和戎莫甚此時  
宜却勿受忤秦檜致仕子諲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  
友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僞詔至  
虹縣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爲言於朝易端益文  
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薌林卒年六十八  
章諲字宜叟浦城人登進士第歷杭州通判苗劉之變

高宗御樓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  
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  
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事定  
竄希孟遷誼秩累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撫陝西誼奏  
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專當除副貳使自助虜  
南侵獻戰守四策謂比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  
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  
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  
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  
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

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  
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循撫不可  
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  
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  
命哉詔問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策誼以任人不任法  
為對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儒  
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寃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  
郎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四年金遣使求還劉  
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  
難之欲遣大臣報使叅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為代加

誼龍圖閣學士以行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黏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俟得請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歸帝嘉勞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輟至其價自平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勞其勿謝明年移蹕建康復為戶部

尚書及帝還臨安以誼為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與祠代還卒年六十一謚忠恪誼寬厚長者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席益薦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召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

雪國恥上在越浚遣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郎召試館  
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  
二年當命爲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尋權左司  
員外郎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又知資州宣撫鄧剛中  
薦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遇事明了人目爲  
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歷擢權禮部侍  
郎上曰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于朝者皆爲沮抑  
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  
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父  
兄而奪其位與兵豈問有名宰相沈該不以爲慮道夫

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遂請外知綿  
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爲民不可干以私  
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云

盧知原字行之德清人以父任至梓州路轉運副使王  
黼當國費出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  
點京東刑獄累升祕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褫職  
高宗卽位復龍圖閣知溫州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  
及金繒十萬至台州獎擢右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凡  
四年民繪像祠之歷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官唐輝  
論其乖謬章再上以舊職奉祠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積官吏部尚書坐王黼累貶秩紹興元年  
張浚承制自宮祠起知夔州尋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  
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法原初堅壁不  
戰旣而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  
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  
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  
阻分地置將關師古屯通川劉錡屯巴西前後屢捷上  
所倚重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  
因奏功訟法原之過帝手詔詰問法原辯甚力上頗不  
直之憂恚卒始法原之擢宣撫也上從容謂知原曰朕

方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云  
陳規字元則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爲安陸令會盜  
祝進攻德安府守葉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率兵討  
却之旣而王在復與進合攻連戰敗之二人懼遂遁高  
宗卽位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好義以詐圍城規逆  
爲備敗之又與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求和規出城  
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爲誓而去除德安府復州漢陽  
軍鎮撫使升至徽猷閣待制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  
譟臨城規率軍民禦之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  
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  
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砮去歷遷龍圖閣  
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召赴行在以疾辭與祠復起知德  
安府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會劉錡領兵赴京留  
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卽告錡城  
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爲死守計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  
城矣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與錡巡城督戰用  
神臂弓射之稍引退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復潛  
兵斫營殲其兵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問策將  
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規已

分一死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已  
而兀朮至責諸酋用兵之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  
下令并兵十餘萬攻城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由軍第  
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不勝矣事在錡傳兀朮敗遁詔  
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廣糴粟麥實倉廩至  
是得其用成錡功者規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卒年  
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  
時條上營屯田事宜倣古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  
詔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  
惟規而已尤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

甚閒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卽輟女奩嫁之  
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  
道八年詔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  
敏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進士第歷國子博士出知房州宣  
和三年廷議將取燕璆疏諫不省燕旣平責監英州清  
溪鎮赦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忤大臣意罷紹興  
中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  
毀璆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  
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璆率部刺史合力修復  
眉人利之繪像祠于堰所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  
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陳橐字德應餘姚人入太學登政和上舍第歷數縣令  
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援爲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  
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  
二年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除江西運判期年間按劾  
不法吏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移知台州母喪邦  
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請起橐詔賜橐錢三十萬橐力  
辭上謂近臣曰陳橐有古循吏風終喪累遷權刑部侍  
郎時秦檜主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不可信又謂宜乘



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旣而金厚有所邀議又不決將再遣使橐復極論不可檜憾之橐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改處州又改廣州留鎮三年民夷悅服檜中以事降秩屢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仕卒年六十六橐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旣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胡舜陟字汝明績溪人登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欽宗

卽位言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從之遷侍御史高宗卽位論宰相李綱之罪不聽言者論其嘗事僞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爲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改知

靜江府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罷之後十八年復爲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儋有贓爲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與祠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遣官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爲之哭妻江氏訴于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爲治勘官罪

季陵字延仲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建炎中累遷中書舍人會盛夏淫雨詔求直言陵援洪範以證時事上嘉納之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落職與祠後復爲中書舍人人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

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能任賢自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

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仕僞楚故凡受僞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旣彰不復可用縱加枚拭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爲之地也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爲國愛人勿復追論詔榜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職與祠紹興初連

復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號作亂陵誘其徒曾哀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攻張浚又草幸醫王繼先授防禦使制時論少之

沈晦字元用邁之孫也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從肅王樞出質幹離不軍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晦得還爲給事中高宗卽位言者論之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其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管見其慷慨

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邪不果召歷守婺州進徽猷閣待制復被論降秩與祠尋復秩知宣州移知建康府御史常同又論罷之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兩浙西路安撫使尋與祠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授本路鈐轄羈縻之歲又遁去旁結諸洞蠻爲邊患晦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奉祠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論曰南渡歲遭兵禍黎元荼毒所賴名侍從爲之鎮撫  
耳仇愈兩挫強虜張覺兩平巨寇陳桷兩靖叛兵向子  
諲單騎諭賊孫道夫盜不入境章誼通商救荒盧知原  
兄弟轉輸備禦陳規武功與諸將頡頏李璆陳橐方古  
循吏斯其才竝美况節槩又落落可尚若胡舜陟季陵  
沈晦豈不有勞然晦略細行陵攻張浚舜陟陷高登不  
免物議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